

双语词典研究

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柏然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双语词典研究

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柏然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北京

Bilingual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Proceedings of 1992 NanJing Symposium
On Bilingual Lexicography

Edited by Zhang Bora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3 • Beijing

SHUANGYŮ CÍDIǎN YÁNJIŪ

双语词典研究

1992年南京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柏然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电脑录排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631-2/H · 491

199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3 千

印数 1 000 册

印张 7

定价: 5.30 元

前 言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林尔蔚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古老的一家出版社,她成立于1897年,几年以后(1997年)就是她的百年华诞了。1949年以前,商务是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知识普及和思想文化积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9年以后,按照国家规定的分工任务,商务以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翻译介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为其主要任务。故而自5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批中文辞书、双语辞书和专业辞书,就双语辞书而论,其中郑易里等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和刘泽荣主编的《俄华大词典》在50、60年代是中国双语辞书中有开创性的大型工具书。事实上,商务出版双语辞书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早在30年代,商务就出版了收词16万条、篇幅达500万字之多的《韦氏大学英汉大词典》,更早的是在20年代就出版了两卷本《综合英汉大词典》(黄士复、江铁主编)。该词典虽然是以文言文作为释义和例证译文的行文,但它收词达20万余,篇幅达600—700万字,并且收录了大量习语和谚语,很有实用价值。该词典在1935年和1948年两次修订,其1948年修订本至今仍然重印,在东南亚老一辈华人中深受欢迎。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多种双语词典,形成了双语词典园地百花争奇斗艳的新局面。商务印书馆秉承其传统,出版销路极大的各种汉语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典的出版,使汉外辞书的出版有了更扎实的基础,于是出版的各种语种、各种品种的双语词典得以蓬勃发展。不仅英、俄、德、法、日、西等大语种

双语词典门类齐全,品种很多,而且所谓“小语种”(即在我国使用者较少的语种)的双语词典也出版了多种,仅在几个月前,我馆又出版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汉语词典》,便是一例。

按照国家的辞书出版规划和我馆自身的7年规划,我们近年来组织学术界人士编写了一大批双语词典。这些词典有的正在编写中,有的已接近完成,有的刚刚起步。我们力争在我馆建馆一百周年(1997年)大庆时能有一批新的双语词典问世(如南京大学外文系承编的收词25万条、带有4000幅插图、篇幅预计达2500万字的《综合英汉大词典》便是这类辞书中的一个重点项目,该词典的编印都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工作)。

为了借鉴当今国际辞书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先进理论成果,为了向兄弟单位已出版的双语词典学习,也为了总结和交流商务印书馆近年来组织编写各类双语词典的实践经验,商务印书馆和南京大学于今年11月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海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人士近80人,会议期间交流了一批颇有学术见地的论文,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双语词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为了使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能与更多的人见面,我们从中选了19篇文章汇纂成册予以出版,希望能为我国辞书编纂研究的园地增添一朵小花。

如果说这本论文集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研究汉外词典编纂的文章较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极大实用价值的课题。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中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规模日益扩大,汉语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因此,如何发挥我们在现代汉语方面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如何透过汉外词典的编写、出版和发行使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为弘扬我中华文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服务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商务印书馆为了能在这方面作出一些贡献,目前除抓紧落实已经组稿的几部汉外词典而外,正计划组织修订几

部若干年前出版的汉外词典,并拟建立一座为编写英汉、汉英词典作准备的电子计算机语料库。然而,编写汉外词典又必须以现代汉语为依托。没有一部按照科学的词频统计收录条目,按照学术界定论来标注读音和解释词义的现代汉语词典作基础,编写汉外词典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我想,不论是研究汉外词典编纂中的学术问题,还是实际从事汉外词典的编写工作,似乎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事实上,即使是编写、编译或翻译外汉词典,在释义和例证的行文上,在考虑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上,都不宜只就外文论外文而丢掉现代汉语这根必不可缺的“拐杖”,都不宜忘记现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和使用现代汉语的当代中国读者的思维特点。由于本论文集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我借此机会略提几句,也算是一家之言和对这本文集的一点补充吧。

现在,中国辞书学会已经正式成立,广大辞书编写者和出版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我相信,在该学会预定明年11月召开的辞书研讨会上,定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我们这本小册子就作为祝贺中国辞书学会成立的一份小礼品吧!

1992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林尔蔚	(I)
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	张柏然	(1)
中国古代的词书编纂学	徐式谷	(12)
国外词典学教学与研究初探	宋文伟	(35)
L2/L1 词典释义的翻译问题	罗志雄	(45)
语义分析与双语词典	魏向清	(62)
浅论英汉词典的翻译	郭启新	(72)
双语词典的释义原则问题	钱厚生	(85)
浅谈法语典故	王士元	(94)
综合性双语词典中的参见系统	柯 平	(100)
双解词典引论	朱 原	(111)
语言教学双语词典的传统与困境	陆 丹	(118)
德语动词配价与词典编纂	华宗德	(127)
特里尔词场分类法对编写汉德双语词典的意义	许震民	(132)
编写《综合英汉大词典》的点滴体会	刘志謨	(142)
国内德汉辞典面面观	吴永年	(148)
双语词典抽样比较研究	张后尘	(157)
英文单词的分割与行末连字号的用法	李子彬、刘世平	(167)
双语词典与机助翻译	唐融安、毛 军、丁文煜	(178)
计算机编纂德汉科技词典的探索	朱建华	(190)
双语词典编纂理论研究扫描(代后记)	张柏然	(197)
参考文献		(204)

CONTENTS

Foreword	Lin Erwei (1)
Some Random Remarks on Bilingual Lexicography	Zhang Boran (1)
Chinese Lexicography in Ancient Times (800 B. C. - 1840 A. D.)	Xu Shigu (12)
Notes o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Lexicography Abroad	Song Wenwei (35)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Methods in L2/L1 Dictionary	Luo Zhixiong (45)
Semantic Analysis and Bilingual Dictionary	Wei Xiangqing (62)
On Translation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Guo Qixin (72)
Principles of Bilingual Dictionary Definition	Qian Housheng (85)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French Phraseology	Wang Shiyuan (94)
On Cross-Reference System in Comprehensive Bilingual Dictionary	Ke Ping (100)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notated ESL Dictionary	Zhu Yuan (111)
Traditions and Problems of Bilingual Pedagogical Dictionary	Lu Sheng (118)
On the Valence of Verbs in German and Bilingu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Hua Zongde (127)

Impact of Trier's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	
Up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German	
Dictionary	Xu Zhenmin (132)
A Few Words About Writing <i>The Comprehensive</i>	
<i>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i>,.....	Liu Zhimo (142)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erman-Chinese	
Dictionaries in China	Wu Yongnian (148)
A Case Study of Some Sampl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Zhang Houchen (157)
Syllabification and Hyphenation in English	
.....	Li Zibin & Liu Shiping (167)
Bilingu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Machine-Aid	
Translation ...	Tang Rongan; Mao Jun & Ding Wenyu (178)
Exploration of Machine-Aid Compilation of	
German-Chinese Dictionar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 Jianhua (190)
A General Survey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Bilingual Lexicography(Postscript)	Zhang Boran (197)
References	(204)

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

张 柏 然

双语词典编纂,“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过程。”(钱钟书,1963)双语词典(编纂)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对这两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即使是对于双语词典(编纂)学乃至整个辞典学这门科学要不要建立这个基本问题,我们至今也未能得到学术界(包括国内外学术界)一致的意见。本文拟对双语词典(编纂)学的学科性质和内容结构等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双语词典(编纂)学乃至整个辞典学的真正建立和发展。

一、双语词典编纂与双语词典(编纂)学

为了说明双语词典(编纂)学的学科性质,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双语词典(编纂)学”和“双语词典编纂”两个概念。从哲学上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在双语词典(编纂)学乃至整个辞典学研究中却是易于引起争议、至今未能真正解决的一个关于词典编纂的认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作些较为深入的论证。

质言之,我们的看法是,双语词典编纂不是科学,双语词典(编纂)学才是科学,两个概念不可随意混淆。问题在于,为什么双语词典编纂不是科学,而只能是技术和艺术?让我们先看看几种关于双语词典的定义:

1.“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

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应词。”(胡明扬等译,1983)

2.“双(多)语辞典:同单语辞典相对而言,是词头语言和释文语言分属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辞典。”(杨祖希等,1985)

3.“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符号的对应。”(黄建华,1987)

4.“双语词典是由‘词目语言—释义语言’,或者说由‘中心语—译语’构成的,全部问题都从这二元对待而发生。”(李开,1990)

综上所述,不论是通俗的、哲学的,还是语言学的、语符学的定义,都不外乎把双语词典编纂看成是“从一种语言单位到另一种语言单位”的转换,指的是从原语(source language)词汇单位到最终产生受语(receptor language)对应词汇单位的整个过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钱钟书,1963)。要通过这一过程,双语词典编纂者需要懂得如何操作,其中主要包括原语理解、信息转语(即把理解到的信息从原语转换到受语)、译语表达、译语检验等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步骤是机械性的,可以传授并通过训练习得的。比如对原语词汇单位的理解,可通过掌握原文语言及文化来获得;对信息的转语,可通过在词汇、语法、语音等层次上建立起原语与受语的对应关系来进行;对受语的对应词汇单位的表达,可通过掌握受语语言及文化来完成,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双语词典编纂是一门技巧或技术。

显然,双语词典编纂作为一门技术,只是一个较低层次的活动,其结果常见于一般供外语教学的双解词典、专科性的双语词典(较多的只是双语词汇对应表)以及机器翻译词典中。在较高的层次上,双语词典编纂又应当是艺术,因为双语词典编纂操作的基本技能,在实际运用中必须加以创造性地发挥。现代双语词典的编纂实践证明,双语词典的编纂一般以单语词典的编纂为基础,单语词典是双语词典的蓝本,而蓝本的选择的基本点还是在原语上。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双语词典理所当然地要经过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

才能成就,这里面存在一个再创造问题。双语词典编纂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还是一种艺术,一种需要编纂者象画家、作曲家和表演家那样具有高超创造才能的艺术。

我们陈述以上定义,目的在于阐明双语词典编纂究竟是什么。很显然,从这些定义可以推断出,双语词典编纂只能是技术(技巧、技艺)、艺术,不可能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①,它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②。如果说双语词典编纂是科学,那么试问,双语词典编纂是一个知识体系吗?它能揭示某种客观规律吗?很明显,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诚然,双语词典编纂是一种需要复杂知识的活动,因为要编好一本词典,我们需要发挥娴熟的语言知识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编写专科性双语词典需要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有关具体编纂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但是,需要知识并不等于知识本身,正如驾驶宇宙飞船需要关于宇宙飞船的知识,包括操作技术,但这个知识并不等于驾驶。双语词典编纂本身不是一个关于双语词典编纂的知识体系,因而不是科学。此其一。其二,双语词典编纂的任务不是“揭示”词典编纂的“客观规律”。提出或赞成双语词典编纂即科学一说的人,其论据主要是:(1)词目翻译是一项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活动,这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一种译法,不可随意更改^③;(2)可以象描写语言一样,对双语词典编纂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科学的描写^④。

乍看,上述论据颇有道理。但细加分析,便不难探出其中的偏颇之处。应当承认,双语词典编纂是一项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活动。然而,这一命题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词汇单位的翻译活动内部存

① 《辞海》

② 《辞海》

③ 王宗炎:《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

④ M. Mathiot, *The Place of the Dictionary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在着一定的规律,有些译法基本固定,如汉语的“纸老虎”、“一见如故”、“一箭双雕”、“少年老成”等表达法可以相对固定地译成英语的“paper tiger”,“to be like old friends at the first meeting”,“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和“an old head on young shoulders”;再如英语结构“N + of + N”可表所属关系(the sisters of Jane —— 简的姐妹),动宾关系(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chine —— 捣毁机器),同位关系(the river of Mississippi —— 密西西比河),等等,这些都可说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东西。但是,某个事物有规律可循,并不简单地等于该事物就是科学。天地万物,其中有规律可循的恐不在少数。有规律可循的东西,其本身不一定就是科学,它往往只是给科学或科学研究提供了素材。

关于双语词典编纂即科学论者的另一主要论据,即对于双语词典编纂这项活动,可以象描写语言一样,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它论证的并不是双语词典编纂本身,而恰恰是关于双语词典编纂的那门学问即双语词典(编纂)学。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揭示”客观规律,而单单具有客观规律,是不成为科学的。因为双语词典编纂本身不能揭示双语词典编纂的客观规律,所以它不能算作科学。对双语词典编纂可以进行科学的描写,这一命题的真正含义,是指有这么一门学问可对这项活动实施描写,而活动本身无自我科学描写而言,它只能是科学描写的对象。这种科学描写,就是我们必须建立的双语词典(编纂)学的任务。双语词典编纂与双语词典(编纂)学的关系,就好比语言与语言学、医疗与医学、生物与生物学、气象与气象学等等之间的关系。

二、双语词典(编纂)学的学科性质

区分了双语词典编纂与双语词典(编纂)学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阐述双语词典(编纂)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建立双语

词典(编纂)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等问题。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双语词典(编纂)学是研究双语词典(编纂)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国情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信息论、电子计算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科学,或称多边缘交叉性科学;它与语言学关系尤其密切,但并不隶属于它,而是隶属于相对独立的辞典学。在这一论点中,把双语词典(编纂)学解释为研究双语词典(编纂)的科学,似属自明之理,不必赘述;而把双语词典(编纂)学说成一门隶属于辞典学的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科学,则属个人之见,意思未必清楚,因此有必要加以论证。

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双语词典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国内外词典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一种流行观点而提出来的。这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词典学“以‘辞(词)’为研究对象,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同语言学分庭抗礼”^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为什么片面呢?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双语词典编纂和研究与语言研究有关的一面,而忽视了与纯粹语言研究无关,有其自身特征的一面。毋庸讳言,双语词典编纂与研究具有语言研究的性质,特别是词目和例证的翻译,它涉及的主要是语言问题。我们承认,双语词典要涉及两种语言,因而这种语言研究又主要是对比研究,但这种对比研究不应隶属于比较语言学或对比语言学,因为比较语言学或对比语言学所关心的,主要是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语法、语义结构)上的异同,是一种静态的比较或对比。相反,双语词典研究中所要求的对比是动态的对比;它不仅关心有关的各种语言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异同、为什么存在这些异同,而且更关心怎样跨越语言障碍,把两种不同的语言联系在一起,使原语信息在受语语言中具有同样或类似的价值。双语词典的编纂者和研究者必须透过语言结构的表层,深入地研究使特定言语具有特定价

① 《辞书研究》:1990年第四期第5页

值的主要包括文化在内的许许多多的超语言因素,然后用对比的手段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寻找融汇点。这样,双语词典研究就必定要求助于对比文化学、对比国情学,甚至对比社会学,而远非单纯的对比语言学。

我们在前面说过,双语词典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但究竟怎么转换,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坚持“劳动创造了语言”这一唯物主义的 language 观,但这并不能,也不应该排除从其他角度(如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如何产生的可能性。至于(词目、例证等的)翻译,就更有个心理学的问题。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从原语到受语的转换却都只能在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编纂者对词语,有时即刻理解,有时需冥思苦索;用受语表达时,有时一蹴而就,有时则需“旬月踟蹰”。但不管哪种情况,真正的转换却似乎只是一刹那即可完成。这一刹那的转换究竟怎么产生?或许,人的大脑里存在一个转换机制,好比铁路的道岔扳子,一扳,某个信息就从一种语言转移到了另一种语言。究竟有没有这种机制?如果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果没有,又到底如何解释大脑里的语际转换?(Nida, 1964)无疑,要回答此类问题,非得求助于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包括人脑解剖学)。这样,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便结合进双语词典研究中来。

近四十年来,机器翻译从无到有,从衰到强,在翻译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间,机助双语词典应运而生。机助双语词典是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的,要把文字编成计算机“理解”的程序,必须依靠数控论和电子计算科学。这就说明,特别就机助双语词典而言,必须把数控论、信息论、电子计算学科学纳入双语词典研究的领域。

总而言之,由于双语词典主要与语言有关,因此双语词典(编纂)学与语言学之间必定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语言学的理论无疑地可以影响双语词典(编纂)学的研究。但是我们在确定双语词

典学的属性上,却不能把这种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因而作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以为双语词典(编纂)学隶属于语言学^①,就好比物理学需要数学,而物理学却不隶属于数学。双语词典研究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如上面讨论到的动态对比的特点,编纂原则和方法、技巧的特点,语际转换的特点,以及机助双语词典的特点等等,而这些特点不能与一般的语言特点相提并论的。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看,双语词典编纂理论为什么不发达,为什么总是没有重大突破,其原因除双语词典编纂界内部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片面观点以及外部的某些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双语词典研究至今未能享受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不改变这种状况,不承认双语词典学乃至整个辞典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地位,词典(编纂)理论就很难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再则,正如上面已经触及到了的,双语词典学之所以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是因为它需要综合利用语言学、翻译学、文艺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以及数论(包括概率论)、电子计算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学科都是综合性科学,如语言学必须运用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宇宙学必须运用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等等。应当指出,和其他具有综合性特征的科学一样,双语词典(编纂)学并不是一个大杂烩。虽然它的研究涉及多门知识,但其研究中心始终是“从一种语言单位到另一种语言单位”的转换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同时也应当指出,双语词典学有它的特殊性,因为,(1)研究双语词典必须涉及语言(或其他非言语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可变参数甚多。因此,双语词典学很难象数学、物理学一样在研究具体现象的基础上产生出严格的公式;(2)实际编纂涉及的不是作为全部系统的语言,而是针对特定的读者对象以特定的篇幅出现的文化

① 《辞书研究》1987年第5期第3页